

賭仔的盼望

高級臨床心理學家陳耀基先生

賭仔說，只要他可以繼續賭下去，他就有希望，有明天，有將來，有財富，有快樂，有前途。要什麼有什麼，不愁衣食，不怕失業；我說，若他再賭下去，只有死路一條。他說，若他不可以再賭，才是走投無路。我告訴他，賭博是他最大的心理問題；他說，賭博是他解決這問題最好的方法，是他最後的盼望，甚至是他的一切。

賭仔在我的辦公室已跟我搏鬥了很多次。雖然我是治療他的心理學家，但他也啓發我爲何人可以賭得如此這般的爛，難以自拔的狠。最初，是他的妻子迫他來的，因他已輸掉數十萬，亦欠下數十萬信用咭欠款及高利貸集團的巨債。家人已把他身份証剪掉一角，期望這樣可以阻止他再過境搏殺。初時，他是很勉強地來，也是本著搏一鋪的心態，看看我有什麼板斧，即管給我一個機會。就是這樣，他斷斷續續地接受心理治療，亦斷斷續續地瞞著我及他的家人繼續賭下去。

這種「邊戒邊賭」，或「邊賭邊戒」的伎倆，在病態賭徒群體中非常普遍。他們自以爲是，自欺欺人。既然是很想賭、亦有點想戒賭，所以便把這兩件其實不能共存的事情，瞞天過海地做下去。研究顯示，病態賭徒若真的要戒賭，便要戒得乾乾淨淨，不能以「小賭一鋪」來「頂癮」，因爲這只會把賭癮延續下去。

每次賭仔跟我回憶他一些「風光」的日子，總是把我的辦公室照耀得充滿希望，燦爛奪目。叫人覺得錢，尤其是大錢，原來可以贏得那麼輕易。正如普通人買六合彩，開獎前也會造夢一番，贏了數千萬會是如何的光景，是怎麼樣的心情。那種「入神」的幻想，賭仔正正曾把它變成現實。就如魔術師的魔術原來是真的一樣，雖難以置信，但又真實得難以不信。這些贏大錢的震撼，是很多病態賭徒故事中的指定情節。

就是這些贏來的錢、暫借的快感與希望，加上他自覺生命中了無成就與樂趣，使賭仔逐漸深信他可以再贏下去。雖然整體來說，仍是輸多贏少，尤其是輸了很多以後，他更要在下一鋪再賭大一些，以追回輸掉的錢。他堅信下一鋪必定會贏。既然永遠也有下一鋪，賭仔就要永遠賭下去，才可以維持他那「下一鋪」必贏大錢的盼望。如被迫停下來，不可以賭，他便渾身不自在，生怕錯過了他寶貴的下一鋪。有趣的是，這盼望的背面正是絕望的深淵。他要不斷借錢或偷錢甚至行騙才可以一鋪接一鋪的賭下去。根據統計學的或然率計算，莊家的賭本比賭仔的賭本是無限多的，如雙方不斷對賭，本少的賭仔最後必輸無疑。這些數學雖頗深奧，但在我們接觸的病態賭徒中，屢試不爽，不管你自以爲聰明與否。正如俗語說：吾怕你精，吾怕你呆，最怕你吾來。

當賭仔輸到一窮二白，仍不懂大徹大悟地認輸的時候，他心裏只有一個答案，就是以賭來還賭債，他已想不到別的方法。賭博迫他走向絕路，但他亦深信只要再多賭一鋪，便可以贏回以往輸掉的一切。賭仔的賭根就是種植在他贏錢的盼望。

這自毀式的盼望跟賭仔深信自己完全掌握贏錢的秘訣有關。說穿了，這不外是一些迷信的自言自語。以為賭錢當日，碰不到和尚或尼姑，便不會輸錢。又或者以為開大開細的規律已被他看穿。這些自戀兼自閉的自欺，其實跟現實完全脫節。事實是每盤賭局的結果，也是隨機變化的後果，與人的因素，賭錢技巧等等根本毫無關連。普通人賭博，也明白這道理，所以稱之為碰一碰運氣。贏了，輸了，也能自控，不會沉溺。賭仔硬是不信，或過分自信，確似螳臂擋車，實在悲哀。他堅信輸錢不會永久，贏錢才是永恆。知其不能為而為之，最終必輸無疑，分別是輸掉多少而已。

這種跟「大自然定律」決鬥的豪情，代價確不少，賭仔經常於輸掉很多錢後，極度沮喪，憂鬱，及絕望。加上各式債主臨門，更感死神已與他牽手同行，自殺似是唯一的了斷。若自殺不成，賭癮再來，他就想再賭一鋪來翻生-- 在這「生與死」之間徘徊，「少贏與多輸」裏活著。在生命的光景中，「擁有與失去」在不斷交替。諷刺地，最終伴著他的，仍是爛賭帶來的極度快感及沮喪。生命於他已沒有什麼可比這來得更具毀滅性的「精彩」。

賭仔的自毀，跟跳樓自殺的有些不同。賭仔喜歡把自毀的過程拉長，從而把當中的快感也拉闊，亦連累無數愛他的人，跟他一齊受折磨，甚至一起自毀，替他償還無底債。

賭仔嚐盡這一切，仍死不了，才是他開始認真接受心理治療的時候。重新返回一個能自省的位置，嘗試和我一起去分析及改變他的病態心理，較理性地去掌握或然率的意義，明白各樣自欺的想法，及其自毀的傾向，不再對賭博存有任何幻想，把盼望放回自己及身邊的人與事。重回人世間，活像一個普通人，不再相信自己會有贏錢的能力，徹徹底底地認輸。把精力放回工作上，在工作及人際間尋回人生的樂趣，才是真正的勝利。雖不是贏錢，卻撿回一命，活得更踏實，更開心。能夠面對他仍未賭掉的將來，才是賭仔真正的盼望。